

Demain j'arrête!

吉尔·勒贾帝尼耶——著

武忠森——译

Gilles Legardinier

她每一天都在怀疑他的身份，她不能问也不敢问，害怕关系就在疑问中终止。直到有一天，真相印证了她的疑问，她竟然选择了……

不追
我就
明天
了！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海峡书局

Demain j'arrête!



明天
我就
不
追
了

吉尔·勒贾帝尼耶——著
Gilles Legardinier

武忠森——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书局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3-2013-007

Copyright©2011, Editions Fleuve Noir, Département d'Univers Poc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Univers Poche,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明天我就不追了! / (法) 勒贾帝尼耶著; 武忠森
译. --福州: 海峡书局, 2013.8
ISBN 978-7-80691-853-1

I. ①明… II. ①勒… ②武…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77293号

明天我就不追了!

著 者: 吉尔·勒贾帝尼耶

译 者: 武忠森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书局

地 址: 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110号海鑫大厦7楼

邮 编: 350001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91-853-1

定 价: 28.00元

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Demain j'arrête!



明天
我就
不
追
了

吉尔·勒贾帝尼耶——著
Gilles Legardinier

武忠森——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书局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3-2013-007

Copyright©2011, Editions Fleuve Noir, Département d'Univers Poc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Univers Poche,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天我就不追了！ / （法）勒贾帝尼耶著；武忠森
译. --福州：海峡书局，2013.8
ISBN 978-7-80691-853-1

I. ①明… II. ①勒… ②武…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7293号

明天我就不追了！

著 者：吉尔·勒贾帝尼耶

译 者：武忠森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书局

地 址：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110号海鑫大厦7楼

邮 编：350001

印 刷：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10.5

字 数：170千字

版 次：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691-853-1

定 价：28.00元

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7

你们遇见过开派对庆祝离婚的人吗？我遇见过。通常，都是即将结婚的人才会开派对。可以听见他们在周六成群驱车前往市政府公证时，沿途大放送的喇叭声，也可以在前一天夜里遇见他们成群聚集在马路上，打扮成小丑，或者几乎全裸。在小喇叭以及铃鼓的强力伴奏下，他们向寻常路人大方展现终结年轻单身岁月的喜悦——偶尔，也有人早已年过35……而在一年之内，当统计学上那19%的人选择分手时，通常是不会有人抛撒彩带的。但杰宏（Jérôme）就这么做了。

我无缘见证他前两次的婚姻，但第三次我赶上了。32岁就经历三次婚姻以及三次离婚，还真是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俗语说得好：“第二次翻船，怨不得大海。”显然民间智慧也不知道第三次冒险会怎样。

偷偷告诉你们，我觉得他的离婚派对比婚礼好玩多了。没有瞎问题，没有繁文缛节、红地毯拜拜，让人窒息的漂亮洋装消失了，和悬崖一样高且不小心摔倒就会要人命的恨天高也收了起来，再也不必事先调查教堂里提供的餐点，没了提供各式难以消化且让人倒胃口的餐点的菜单，也少了他那杰哈大叔的冷笑话——话说这位大叔是不请自来的。这个离婚派对受邀的只有那些和他真正有交情的人，而且他也对这些人据实以告：“这次又搞砸了，但我还有你们。”我猜，他的第一任老婆也在场。

就这样，在10月的某个周六晚间，我来到了一间人多到爆炸的漂亮公寓，挤在尽情玩耍的一群人当中，这一切都多亏了杰宏。因为时间还早，大家微笑着，随意交谈着，每个人讲述着自己曾经搞砸或令自己遗憾的事，整个气氛有点不太真实，但真的很轻松，仿佛置身“匿名谈话团体”。杰宏为这场家庭聚会做了开场。

“感谢各位光临。真要说有什么好庆祝的话，那就是我有幸认识了各位。你们每一位，都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首先得对你们说，特别是你们当中的某几位，你们先前慷慨赠送的礼物，都不可能退钱给你们了。今晚，我没有帅气的西装，也不再期盼你们资助我的蜜月旅行，况且我已经没有老婆了。透过一股以前都不知道自己有的变态念头，我心想，和玛丽（Marie）离婚，该不会只是因为我想要在今晚与你们聚在一起同乐吧。所以呢，一切责任由我来扛。我要送你们一个最糟糕的礼物，也是最坏的示范，坏到不能再坏。要是有一天，你们自己觉得很糟糕，要是你们对自己的失败感到罪恶并且责怪自己，就想想我吧，我诚心希望你们能够因此感到好受一点。”

每个人都笑了，也都热烈鼓掌，然后有个女孩开始告诉大家，她是怎样在三周前被公司开除的，只因为她当着一位激动向她搭讪的矮小男士的面捧腹大笑。她以为那家伙是推销睾酮素的业务代表，没想到却是个年轻活泼的公司总裁，正好是她老板最大的客户……敬失业以及大声欢笑。每个人都畅言开来。

一桩桩原本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机密纷纷出笼，派对的气氛迅速升温，大家都真的想把一些事情拿出来彼此分享。没有人在聊电视节目，或是那些虽然占据我们的人生却一无是处的无聊玩意儿。没有人需要借酒壮胆搞笑或是让自





己感到愉快。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会犯错的凡人。在庆祝生日、庆祝胜利或是庆祝一桩令人快乐的事件时，从来都不是这样的氛围，总是会有焦点人物或是焦点佳偶，站在台上，被其他人围观。而不似今天，我们在庆祝失败……不再有颁奖台，也不再有虚假的荣耀，单纯只有肩并肩存活着的快乐。比起自豪的往事，大家很可能有更多的遗憾想要彼此分享。

总之，这夜，尽管我听到了一些让人听了不再胆怯的事迹，我还是没有勇气发言。因为太过害怕，也太过难为情，虽然也可能会有很多事情要分享。倘若我把自己所干过的蠢事一五一十说出来，可能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而且，还要加快说话速度……

我这晚来参加派对，就只是想陪陪杰宏，陪他忘却一切，开心一下，当然，我也没失望。但这种事并不会阻挡命运之神对你的严加看管。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何时或是以何种方式出现在你面前。对我来说，他出现在这一晚，而他的信差肯定有着怪表情。

我到阳台上去透气，却发现身旁是一群大烟枪，他们在另外一侧抽烟，就像在逃的通缉犯那样躲着。天色已暗，也有点凉。我观察着大楼下方对角的街区。杰宏住在六楼，有着可以观赏邻居屋顶以及附近公园的漂亮景观。我靠在铝制的栏杆上，很冰冷。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但运气不好，吸进的并不是夜间的清凉空气，而是稍远处一名高家伙吐出来不太干净的玩意儿。我咳了一会儿，决定再试试运气。再接再厉总是美德一件，我的胸口充满了新鲜空气，通体舒畅！从我所在的位置，可以听见从客厅传来的阵阵笑声，还夹杂着逐渐沉睡的市区所产生的各种声响，舒服得令人轻微地打哆嗦。我开始想起最近几个月来自己所经历的事。

我自觉状态够好，足以稍微退一步来思考，仿佛这是另外一个女子的故事，而我则以旁观者的角度来探讨。我不会让真正的问题浮现，因为我从没办法将这些问题想个透彻。太多，也太真实了。我只想要有个整体的看法，客观一点，冷静评估。只要有那么一刻让我相信自己是安全的，同时能够毫发无伤地操控整个局势就行了。

就是在此时，我感觉有一道目光在盯着我，我转过头去，发现是个看起来挺年轻的家伙，穿着一件宽松的毛衣，有点酷酷的嬉皮风。我也不知为什么，他的脸有那么一会儿让我联想到松鼠头。一对好笑的黑眼珠，一只不停抖动的鼻子，还有一排让坚果爆出声响的牙齿。莫非命运之神的信差就是长得这副模样？他在盯着我瞧。

“嗨！”

“晚上好。”

“我叫凯文（Kevin），你呢？”

“茉莉。”

“你也是杰宏的朋友？”

“对呀，今晚来的不都是朋友吗？”

“告诉我，茉莉，你这一生中，干过最蠢的事，是什么？”

我不必怎么伤脑筋，就立刻想到了一堆答案。我本来可以告诉他，有一次我一边下楼一边套毛衣，然后很悲惨地摔下楼，头和两只胳膊都还卡在袖子里。结果一只胳膊骨折，两根肋骨挫伤，下巴上还有一块足足花了一个月才消退的淤青。我本来也可以告诉他，我干过最蠢的事，是有一次在修理一个通了电的插头时，因为需要两只手来固定支架，于是我竟异想天开，用嘴唇含住电线。下场是我整整一个钟头都在眼冒金星。

我原本可以给他至少50个答案，每一个都荒唐到不行，





但我一个也没说。他提的这个问题，就像是赏了我一个耳光一样。我不知道这位凯文是何方神圣，而且我猜我好像没有跟他交谈过，但我的脑袋开始翻腾。我这一生所干过最蠢的事，究竟是什么？我得要好好想想，因为有一卡车那么多。我可以按照字母排列或是按照年代顺序列出列表，就随我高兴。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对我自己而言，这一次，必须有答案。我不会再逃避，我的脑袋不再为我提供逃生出口。仿佛这是一个迹象，已经等了我很久，要逼迫我面对一个一直存在着的，但我长久以来不断忽略的问题……

所以，就这样，我在心里告诉自己，我要诚实回答，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来面对大家，我要告诉你们，我这一生干过最蠢的事，究竟是什么。

2

很神奇，一头杀人鲸潜入水里。这种哺乳动物令人痴迷的力量，是它那随后用来破开水流以追捕猎物时的流畅以及精准度。可是倘若一个人刚刚被甩，那又可以追击些什么呢？

我叫做茱莉·杜奈尔（Julie Tournelle），今年28岁，而且我很兴奋。并不是因为杀人鲸从我们的头顶上呼啸而过，而是因为在此时，我人生的发展并不真的像别人跟我描述的那样。可以确信的是，我实在不该接受邀约来到南部度假。我又被忽悠了。卡洛（Carole）对我说：“下来看看我们，这对你只有好处。我们好久没一起度周末了。我们可以有很多时间聊天，你也可以看看干女儿。她长好大了，还很可爱，她也会很高兴看见你。好啦，来吧！”

的确，辛迪（Cindy）长大了不少，而且我认为这只是开始而已。很正常，她才9岁，也的确很可爱，但既然我已经承诺要告诉你们一切，我就得明确地说，“可爱”并不适用于共同生活的第一天早上。很奇怪我竟然会这样说，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小孩。好吧，其实是我想我以后会喜欢自己的小孩，倘若有一天我有了自己的孩子的话。就这样，在八月某一个晴朗的周六早晨，你置身在安堤布^①（Antibes），在一处卡在两条高速公路之间的水族公园里，和几千人挤在一起，大家都是来争

① Antibes，蔚蓝海岸度假胜地，位于尼斯与戛纳之间。





睹被关在大水族箱里头的几条大鱼追逐小沙丁鱼的画面的。天气已经热了，沥青都融化了，矿泉水瓶上的标价也随着石油价格上涨了。你走回停车场，里头挤满了安装着宝宝座椅的居家车辆，然后你心想自己到底在这里干嘛。答案很快就浮现了，就在必须买一支棉花糖给辛迪时。

我对于棉花糖一直保有美好的回忆。小时候，我总觉得棉花糖只会沾到嘴唇一点点。对此，老爸，老妈，我得跟你们说千万个对不起：棉花糖真是天大的麻烦，是个试炼，是个讨人厌的玩意儿。它不仅分量过大，一个小孩没办法吃完，而且总是会沾得到处都是。棉花糖不只是会沾到嘴巴，也会沾到鼻子、衣领以及头发。更糟糕的是，我们在排队时，一名高大的家伙将我一把推向辛迪，结果她的棉花糖就整个粘在我漂亮的浅色上衣上。一位和善的太太还跟我说，这叫做“蜘蛛人的诅咒”，因为棉花糖很像会黏人的蜘蛛网，而此时我们甚至还没进入水族公园……

在海豚特技表演之前，我们穿梭在一个又一个的小型教育馆中，看着那些小动物游水，还有一张又一张的标语，上头写着“动物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为它们负起责任”，“地球已经面临危机”等。这倒是真的。但是在像这样的一个日子里，尽管出着大太阳，对我来说仍是黯淡的一日，我很想说我也面临着危机，却不会有人为我做这样的一张标语。

“噢，看啊，干妈，那只乌龟，它也叫茱莉！和你一样！”

“她的眼睛也像你，”卡洛补充，“一样快活。只不过，它好像成功地留住了男伴，它……”

你也不知道哪来这样一股突然觉醒的力量，让你能够继续用微笑来面对这种恶毒的玩笑，而事实上你只想哭。无疑地，也是这同一股力量阻止你向好朋友甩巴掌，只因为她的

幽默感令人太痛苦。

天气很热，辛迪口很渴，她想要买绒毛布偶，而我想去死。

整个周末剩下的时间简直每况愈下，让人生不如死。你受邀到一个真正的家庭里做客，屋子的四周种满了花草，四轮驱动休旅车停在屋前，玩具散落在客厅里，墙上布满照片，随时听见只有家庭成员能够明白的小玩笑。尽管他们不断表现得亲切，你还是会觉得自己是外人，闯进了这个平凡的温馨世界，而他们是何其有幸能够如此生活。

辛迪为我吹奏一段笛子。我听不出曲目。是遭到她毒手的《月光下的喷泉》吗，还是荒腔走板的《欢乐颂》？都不是，是由一群加州冒痘痘的青少年所主演的连续剧主题曲，而她房间墙上还贴满了剧照。然后，还有烤焦手工饼干的品尝大会。要是哪一天我罹患了癌症，我一定知道病因的源头。接下来，我们还玩了“打扮我”的游戏。我应该在她的鼻孔周围涂多一点睫毛膏，谁叫她毫不在意地替我将口红一路画到耳朵里。

不过，这还不是最糟的。卡洛没说谎，我们真的聊天了！

“迪迪耶（Didier）离开你，这几乎可以说是天赐良机。他不适合你。他脑袋里总像个长不大的10岁小孩，和他在一起，你就得一辈子替他把屎把尿。”

请留意，倘若你们把这儿的“迪迪耶”更改为“唐纳文（Donovan）”，接着在最后加上一句“他图的只是你的钱”，简直就是美国影集里头的对话了。谢谢你，卡洛，你还真是帮了我大忙。

在回程的火车上，我哭个不停。我试了各种方法让自己转换心情。在火车站里，因为情绪低落，我买了一份杂志，里头尽是谈论明星整形以及勒令戒毒的文章。我从来没办法想象怎么有人可以在前一页刊载一篇关于孩童饿死的文章





后，紧接着在对页印上一个个坐在名贵跑车里的顶尖名模，同时向你展示着他们身上那一块块进口的蠢布。这些服饰可要花上那些只能咬上一口菜叶的饥民们六千年的薪水啊，而且说不定在这篇文章刊登出来时，他们都已经死光了。我们究竟是什么铁石心肠？

我快速翻页至星座运势。“狮子座：要懂得倾听您的另一半，以免发生口角。”哪来的另一半？倾听，这是我最拿手的，结果呢……“健康：避免过度食用巧克力。”“职场：将有一个令你无法拒绝的好机会。”这就是所谓的众说纷纭的启示。坦白说，我很想知道如何能够从星相里读出不可多吃巧克力的讯息。我可不相信冥王星或木星能够告诉我该吃些什么，而其他持反对意见的，都或多或少是江湖术士。我也无法对那些用假名闯江湖的艺人的八卦感兴趣，他们只是一再发表一些让人听了下巴都要掉下来的感言：“我已经准备好要全心迎接幸福。”或是“我喜欢人家爱我。”我决定扔掉这本杂志。

接着，我试图了解辛迪在我离开前送我的一本漂亮的着色簿上头画的图案究竟是什么。一只在特百惠（Tupperware）被压扁的猫？一只在显微镜下的尘螨？我猜不出来。我又哭了，因为又想起了迪迪耶。我不知道他此时在做什么？他在这个周末期间做了什么？他甩了我才不过两周，但我确信他已经有了新的对象。一个骑摩托车的帅哥乐手，从来不会单身太久的。我就是这样让他把到手的。人渣，我每次想到就忍不住要骂！

我是在一场演唱会上认识他的。那不是大型演唱会馆，而是巴黎近郊一座名为圣马丁（Saint-Martin）的小镇的镇民活动中心，他是乐团主唱，乐团名称叫做音乐风暴（Music Storm），是临时被请来演出的摇滚乐团。不说别的，光是这



名字，我就应该有所提防。我是和两个女性朋友一起去的。我和朋友因为拿到了免费的招待券，就去听了。音量太强了，我的两颗眼珠简直都要被震出来了。音乐会很糟糕，但迪迪耶在那儿，站在聚光灯底下，被他那些自以为是摇滚巨星而歇斯底里的团员环绕着。他用七分像的英文在唱歌，他是那么的帅。我第一眼注意到的，是他的臀部。我的好朋友苏菲（Sophie）总说，只有坏男人才会有漂亮的臀部，而迪迪耶的臀部简直是极品。演唱会结束之后，我直视着他的眼睛，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他就是吸引着我。有四分之一的艺术家是受诅咒的，有四分之一是多动症的青少年，而另外一半，我从没给过正面评价。这真是一时天雷勾动地火，够糟的……大家总是会记住别人让我们喜欢的最初印象。这一点，我坚信是他的臀部。

我们一同外出，我跟着他去参加每一场演出。过去26年，我从未涉足过任何一家咖啡馆，而现在短短三个月内，我已经认识了这个区域里的每一家店。为了他，我冷落了每一个好朋友，只因为他说需要我。他在“写歌”时非常糟糕，除非有人在场，不然他脾气简直坏得和狗一样。他可以好几个钟头待在电视机前面，动也不动，接着瞬间躁动起来。他会出去骑一圈摩托车，得要有人去帮他准备衣服。我一直都听说艺术家在创作时，会有这类的状况出现。我想这是真的，只有那些才高八斗的人例外。我们总是形影不离，我静静听着他对我诉说一切他打算做的事，看着他翻阅一本又一本的摩托车杂志。在他性致来时，我会张眼看着他和我做爱，我会盯着他，看他四处找灵感——在网络上，或是蜂蜜爆米花^①的包装盒上。爆米花的成分，这能激发什么灵感？

我干了一件可能很蠢的事。为了帮他，最后我放弃了学

① Miel Pops，法国很流行的爆米花牌子。



业，很快在一家银行找到了工作——中部商业信托银行。白天，我得参加一堆消费者动机研习营，以便能够更轻易卖出一堆商品给早已被掏空了的顾客。晚间，我的时间就给了一场接着一场的音乐会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情绪紧张。我就不跟你们说那天晚上，因为大头症发作，在第二段副歌结束时，迪迪耶竟投身跃向“他的”乐迷们，让他们将他高高举起，就像个摇滚巨星那样。不幸发生了，在阿里不达镇民活动中心里头，仅有的20来个到场的听众见状全都闪开了，于是他就整个人砸在地上，活像一团浓稠的老酸奶。我真该从中获得一些启示的。

很自然地，迪迪耶搬进我家来了。我负责一切的开销，他却把我当成了他的女团员。我很明白，但每一次我都替他找到借口。这段感情持续了两年。我很清楚地对自己说，我们不能够这样在一起过一辈子，但常常是我很难克服已经在我面前的现实。这点我已经向你们承认过了。

好，就是这样，这位主唱离开了，而我继续被囚禁在这家“唯一诚实的”银行里的这个不起眼的工作岗位上。从此，一切都崩塌了。首先是寂寞，接着是和其他单身女友的夜间聚会。我们玩着蠢游戏，自以为无拘无束，以为没有这些烂男人的人生更好。我们不断重复着相同的话语，只要我们当中随便一个人又谈起恋爱，这些话就全都站不住脚了。我们尽可能互相安慰。我说“我们当中”，其实是“她们当中”，因为对我来说，这就像是穿越沙漠一样。什么都没有，空无一物，只有平地，此外什么都没有。夜间聚会的成员越来越少。偶尔，若干老成员会回来。这里已经成了剩女俱乐部。最终，每当我想起来时，我觉得最令人感动的，往往都是不能用嘴巴说出来的。那些个投注在我们身上、为了互相打气而给予的鼓励的眼神。那是一种同情的、笨拙的、

无声的感情，却很真实。大家会一再回来，并不是为了那些蠢游戏，而是为了这种感情，为了这股全然低调的同理心。等到每个人各自孤零零回到家里时，才是真正面对各种问题的时刻：我曾经真的谈过恋爱吗？我的他会出现吗？世间真的有爱情吗？

在火车上哭了2小时又17分钟之后，一离开车站，我就来这儿了。我徒步走了大半个市区。那是个欢乐的夏夜聚会。我急切地回到我熟悉的街道，我的小世界，但命运之神还没有放过我。大家总以为已经认识了自己周遭的环境，但有时候只要一点点小改变，而你一点也不怀疑自己的整个人生是有可能遭受这样的改变的。只是这样的事，我们从来无法察觉。

